肉眼與佛眼

高師學院
□□張士錚

前些日子讀到沈家楨先生一九六九年佛誕日講詞，深受感動。我佛化導羣生，常是因機設教，衆生的根器不同，我佛開導啓發也就因之而異。今日研究佛學最大的困難，是內典文辭深奧，又時經千餘年，很多專門術語，當時從印度或中亞細亞國家的文字翻譯過來，已是難懂，現在雖有佛學大辭典之類，但各種名詞的用法意義。唐朝宗密大師就已指出性相兩家有十大異點，即同一宗，如唯識眞諦和玄奘，對於同一名詞，就有相異的解釋。加以唐武宗滅佛後，藏經散失甚多，唐後出家在家的信徒，有些或不免望文生義，即在號稱一代宗匠，有名大師，有時還不能免，如明賢解智度論四悉檀，就難免這些毛病。所以爲發揚佛學，拯救羣迷，挽囘世道人心，佛經的今譯今注，是援引初學青年很重要的一件事。沈先生講詞之可貴即在於此。筆者不自量度，也就讀後，略抒所見，以就正於海內外的先達。

凡是遊學過佛門的聖徒，都熟悉五眼六通是覺者殊勝的功德，這種功德是修習戒定慧到某一種程度必然的智果，但是由於修習的方法不同，程度不一，自然所得到的功德也有差異。以五眼爲例，不修三學的凡夫，只有肉眼，但福業深厚，也有得天眼者；修習禪定的天人，鬼神，因定力不同，其天眼所見的範圍，也有層次；二乘們可得慧眼；諸菩薩可得法眼；而佛則獨有佛眼。得佛眼者，圓具五眼，得法眼者，通四眼，其餘爲三眼、二眼、一眼，所得之通數，完全依照修習者定慧力的深淺多少而自證。

肉眼之人，最大的弊病是㈠只能見現前的景象事物，見前不見後，暗中不明，光中不清，㈡視程不遠，視覺誤差太大。雖然人類藉著高度的聰明，可以利用各種儀器，增加視力的範圍和明度，但是人類本身的智力薄弱，矛盾而有限，無論如何，不能無所不見，無所不知，如何開發智慧，企圖打破這種障礙，是人類最大的課題。

根據佛法的指示，人類以及諸有情，只要廣修福

業，勤習戒定慧，自可由肉眼而入天眼，乃至佛眼，所見所知，便能漸漸圓融無礙。得天眼的人，大多由業力修成，或福或定。在欲界，偏修十善—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綺語、不貪欲、不瞋恚、不邪見等，或精於禪定；在色界，力行四禪；在無色界，專於八定，都可達成。得第一禪定智果者，可見一小世界；得二禪定智果者，可見一千小世界；得第三禪定智果者，可見一中千世界；得第四禪定智果者，可見一大千世界。由福業修得的天眼，需要靠肉眼輔助，可見一大千世界以內的事物；由定功修成者，則能轉用意識之眼，不一定需要肉眼了，但要深入定中，才能發生作用。

修習定慧的過程中，大抵定多慧少，到見思惑斷，沒有五蘊我執者，可得慧眼。一般只得天眼者，三惑—見思惑，塵沙惑，無明惑，尚未了脫，依然固執於色受想行識爲實我。如果有人深解而捨棄我見，如身見，邊見，邪見，見取見，戒禁取見等五見，以及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等我思，洞悉身心乃四大因緣假合，無礙於人、我、衆生、壽者四相，證得聲聞，緣覺二乘涅槃者，慧眼自然出現，但由於只證世間事相的俗諦，所見仍在三千大千世界以內。

如果慧多定少（不完全如是），三惑斷了前二，已達人空、法空者，則可得法眼。菩薩定慧精進，因定所生之慧，較二乘爲高，能確知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體證眞常，見思惑塵沙惑悉斷，了知如塵沙數之法門，可以應機教化，普度衆生而無礙，得到理智，量智等眞諦，無着無礙的功德，能見三千大千世界以外事理，但還無法遍滿十法界，因爲無明惑尚未完全斷除，中道義理仍有所障蔽故。

可是佛眼就純然沒有障蔽，了徹三空—人空、法空、空空，定慧一如，事理同體，智德不分，眞妄不二，能所冥一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橫遍十方，豎窮三界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見。

譬如一個瓷器茶杯，放在桌上。肉眼之人，從遠望去，只見茶杯，因不透明的障礙，所以不明杯中盛著是何物，但他至少有幾種觀感：㈠執實裝東西的就是茶杯。㈡分別瓷器的品質，顏色、形狀的優劣。㈢計較瓷杯的裝飾，擺設，以及與瓷杯有關的各種聯想。㈣確定此物是我的，或是非我的。天眼之人，能超越肉眼的視界和障礙，明晰杯中之物，然其觀想和肉眼一樣—執實，分別，計較和估有，不過比較淡薄而已。倘若有人可以從更遠的地方，覺察到肉眼，天眼所知的境界，但不執實，不分別，不計較，不估有，澈底了知自己是四大假合，沒有見思的能所，並且對於茶杯已體認其能裝的功能，不是茶杯本身，而是茶杯所含有的虛空，（即證空的妙用），這種人大概已

得到了慧眼。假如有人深明肉眼、天眼、慧眼所見所知的一切，而不以爲自己所深明的一切是眞實的，同時深明諸法皆由因緣而起，茶杯能容物，是因瓷器含有的虛空，虛空能容物，是因爲瓷器的存在，兩者彼此因緣而生作用，因緣散失，則作用消滅，這些作用，只是時間空間中暫有的幻象，具有如是知見的人，大概已得法眼了。得到佛眼的人，透視四眼的覺知，無非是本性的流露，虛空與瓷器不過是不增不減，不生不滅的德本的顯現，體相用不一不二，主體與客體，絕對與相對，永恒與剎那，個體與總體，本來無異，前後際斷，照體獨立，物我皆如。

從肉眼到法眼，所見所知是由具體的物象，抽象的觀念，而進入本有的實相，即由經驗世界到理念世界；從複雜的見思，進入單純眞切的體驗，即從相對的現象界而入絕對的本體界。因爲佛法和世智不同，世間的哲學與科學，只是從具體的物象性質中去從事分析綜合，由抽象而得到概念，概念所得的只是共相，抽象所得的共相，只是類的特徵，必然有所捨棄而不全，可是佛眼不是具象的，也不是抽象的；但又不能說是非經驗的和非理念的；不是複雜的，也不是單純的；但又不能說是非相對的和非絕對的。佛眼不離肉眼所見，而肉眼也潛藏著佛眼的知能，兩者間的距離，若以遠的觀點看，實在不能以數目計，若以近的觀點看，不過悟與不悟，實相與虛妄間之差別耳。

肉眼與佛眼之間，有兩點值得吾人深切自省的：

㈠二乘，菩薩及佛，所以能具有不等的知見，是因定慧力對我及諸法解空證空的程度不一，程度的不一已約略的論及，且談爲什麼要證空才能有殊勝的知見呢？因爲空才能超越相對界的阻礙，無所不通，無所不容，無所不包，好像這虛空可以含納一切而無滯礙，其體圓融無缺。吾人本性的體用，原與十法界同體，不異不一，本該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，朗朗然而無罣礙，可是經過無始以來，無明的薰染，本性失去本具的靈明，到現在吾人還不能自知本來的面目，妄執雲霧或物象爲自己或屬於自己，一味地爲己役、爲物役，一心向外追求，誤以爲累積式的營求，可以達到一切知見，而不肯反求諸己，收回放心，從定慧中掃除諸見諸相，想望可由不明眞空而能證妙有。

㈡佛具佛眼，體證佛與諸佛不異，與眞如法性不異；佛具法眼，則與菩薩不異；具慧眼，與二乘不異；具天眼，與天人鬼神無異；佛具肉眼，則與衆生不異。由此吾人可知，衆生與佛，肉眼與佛眼，是不二不一的，因爲不二，所以佛與衆生平等，人人可以成佛；因爲不一，所以肉眼與佛眼才有迷悟之別，人人才需要由眞解起實行，由覺悟而證入。